

黑龙江旅行记


〔俄〕P. 马克 著

K928.9/1

黑 龙 江 旅 行 记

〔俄〕P. 马克 著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7年·北京

P. Маакъ
ПУТЕШЕСТВІЕ НА АМУРЪ
Совершенное по распоряженію Сибирскаго
Отдѣла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Русска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го Общества
въ 1855 году.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ъ, 1859.

内部发行

黑龙江旅行记

〔俄〕P. 马克 著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翻译组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6 1/4。印张 4 插页 387 千字

1977 年12月第 1 版 1977 年12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74 定价：1.60 元

一个老沙皇侵华分子的自白书

——评马克《黑龙江旅行记》

碧波浩瀚的黑龙江是我们伟大祖国北方的一条重要河流，也是世界上著名的河流之一。黑龙江流域富饶而广阔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汉、满、蒙、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等族劳动、生息的地方。直到老沙皇通过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的《璦琿条约》以前，这里的一山一水都是中国的领土。这一载之于中外史册、举世皆知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可是，苏修叛徒集团自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来，一直采取侵略扩张、敌视中国人民的反动政策。特别是近几年来，苏修就中俄边界的历史问题，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出版书籍，极尽其歪曲、篡改和伪造历史之能事，为老沙皇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罪行进行辩护，为新沙皇侵略扩张政策捏造所谓“历史根据”。他们象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喋喋不休地胡诌什么“在这些地方既无满洲人，更无中国人居住过”^①，“甚至也没有清帝国的臣民去居住”^②，“而且这些地方在经济上与清朝中国没有联系”^③，“也没有清朝的政权机构”^④，“没有划入明朝和清朝的版图”，等等。真是肮脏透顶，荒

① 别斯克罗夫内、谢·齐赫文斯基、弗·赫沃斯托夫：《论俄中边界形成史》，载苏联《国际生活》杂志，1972年，第6期。

②③④ 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

谬之至！

事实胜于诡辩。现在，我们将一个老沙皇侵华分子马克的自白书——《黑龙江旅行记》翻译出来，以供揭露苏修歪曲中俄边界历史问题的真相。马克在一百多年前为了歌颂老沙皇侵华罪行而公布的这个材料却给了善于撒谎而患有侵略狂的新沙皇一记响亮的耳光！

马克何许人也？他是一个披着“科学家”的外衣，非法越境“考察”我国黑龙江、乌苏里江，死心塌地为老沙皇侵略扩张政策效劳的侵华分子。

马克生于一八二五年，于彼得堡大学自然科学系毕业后，一八五二年被派到东西伯利亚总管理局供职，兼任伊尔库次克中学自然科学首席教师。当时，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的老扩张主义分子、沙俄侵华巨魁、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正积极筹划疯狂侵略我国黑龙江整个流域的罪恶活动。他的侵华活动是采取了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一方面，扩军造械，并蛮横无理派舰侵入我国内河黑龙江；另一方面，亲自领导成立“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为该分会规定了侵略使命，即“依靠坚持不懈的劳动和积极执行皇上意志的心愿”，“在学术上为俄国取得这块地方”^①（指西伯利亚）。马克就是该分会的主要成员，他为了实现该分会的侵略使命，在西伯利亚活动了二十七年。在此期间，他先后三次率“考察队”，到雅库次克的维柳斯克区和我国黑龙江沿岸、乌苏里江河谷地带，进行“考察”，每次都写出了“旅行记”或“考察报告”。《黑龙江旅行记》一书，就是马克根据他率领“考察队”，在黑龙江沿岸

^① [俄]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1891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290页。

进行“考察”的日记和所搜集的资料写成的，并于一八五九年出版。由于上述活动，马克受到沙俄疯狂侵华的统治集团的赏识，于一八六八年升任东西伯利亚中学总监，一八七九年被调到彼得堡任国民教育部委员会委员。一八八六年，这个老沙皇的侵华分子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一八五五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根据穆拉维约夫的指示，派遣马克率“考察队”，于四月八日从伊尔库次克出发，五月十七日越过中俄国境，非法闯入我国内河黑龙江，八月二十日抵达黑龙江下游的奇集湖（当时穆拉维约夫的侵略军已在该地偷偷设立侵略据点——马林斯克哨所），又按照穆拉维约夫的指示返航，于一八五六年一月十一日回到伊尔库次克。他们在往返“考察”的过程中，偷绘黑龙江航线和要塞地图，刺探一些军事情报，调查各种矿物资源，攫取不少民族学资料和动植物标本。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他们采取向清朝官员和当地居民欺骗、行贿、威胁、恫吓等一系列卑劣手段，甚至玩火烧毁草地，开棺盗窃尸骨，种种罪行，充分暴露了披着“科学家”外衣的侵华分子的丑恶面目。

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马克的“考察”是沙俄攫取我国黑龙江口，侵占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这个总决策中的一部分。就在马克“考察”黑龙江结束后不久，沙俄侵略者就蛮横无理地强占黑龙江流域许多战略据点，在黑龙江下游的良好港湾设立堡垒。一八五八年五月，穆拉维约夫又胁迫中国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璦琿条约》，攫取了我国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黑龙江旅行记》一书于一八五九年出版时，马克在《序言》中欢喜若狂地写道：“占领这一地区（指黑龙江流域——译者）的大部分，无疑将作为对俄国最有利、对科学最幸运的事件载入史册”。他还垂涎欲滴地写道：“自右侧注入阿穆尔河的各河流，特别是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其上游均流经中国的居民相当稠密的省份，因此，这些省份至少要同

俄国发生最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整个华中和华南的稠密人口和便利的交通，都使我们有理由期望，阿穆尔河的右侧支流将成为交换俄国产品的贸易通道，将向我们提供整个天朝（指中国——译者）乃至印度的财富”^①。请看这个老沙皇侵略分子的胃口可谓大矣！铁一般的历史证明，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所以在中国古文献中有着丰富的记载。但在沙皇俄国方面，正象马克供认的那样，当时对这一地区“一无所知”，“是现代知识中的一项重大空白”^②，如果说还了解一点点，那多半是从“中国官方地志”里看到的。

不过，由于马克本人，毕竟不是制定侵华决策的王公、大臣，也不是“开疆拓土”的将军、总督；为了给决策人提供第一手资料，用马克自己的话来说，该书“差不多总是原原本本地记述我的观察”^③。这样，《黑龙江旅行记》一书尽管对黑龙江流域的历史和事实进行了歪曲，但也不可避免地、不以作者意志为转移地流露了一些真实情况，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因此，一部为老沙皇侵华政策服务的“作品”，成了侵华的自白书，成了一份不打自招的供状。

二

现在就让我们打开《黑龙江旅行记》一书看看这个老沙皇侵华分子马克的自供吧！

第一，黑龙江流域是“中华帝国的东北边疆”^④。

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沙俄的铁蹄已经越过了乌拉尔山，于十七世纪中叶侵入我国内河黑龙江和外贝加尔地区，并在我国蒙族茂明安部尼布楚和达斡尔族居住地雅克萨城设立了侵略据点。当时，

①②③ 均见马克《黑龙江旅行记》，1859年，彼得堡版（以下简称“该书”）。

④ “该书”《序言》。

清政府和沿岸广大中国居民被迫进行了正义的反侵略的自卫战争，给予沙俄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同时清朝政府表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一六八九年九月，中俄双方代表团在尼布楚进行谈判，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个中俄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条约，明确地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连马克也认为是“俄中和约”^①，或“尼布楚和约”^②。当马克闯入中俄边界的界河格尔必齐河，经过实地“考察”以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格尔必齐河，或称小格尔必齐河，发源于斯塔诺夫岭，构成迄今两大国公认的俄中边界。”^③同时，他也了解到，在格尔必齐河稍下不远有一条山溪，俄国的哥萨克称之为“博格多伊卡”，意即满人（或汉人）溪。“边境哥萨克和某些前来这里的俄国商人和前来此处巡视格尔必齐河畔各界碑的满人，每年均在这里进行某种交换贸易。”^④“博格多伊卡河对面的左岸，有一条小河库吉堪河流来。满洲边防军就在库吉堪河口驻扎，……”^⑤当年在我国北京任沙俄东正教教士团头子、被称为俄国的“汉学鼻祖”的比丘林（教名雅金甫），对这段边界说的比马克更清楚，他说：“大兴安岭，汉语称为大兴安山，横亘黑龙江左侧，从大格尔必齐河向东绵延至海，构成俄中的天然边界”^⑥，包括黑龙江流域在内的我国东北是：“奉行中国法律、联合为构成君主国家的一个政治实体的各个领地”^⑦之一。可见，由《尼布楚条约》所确定的中俄东段边界，是明确的。《尼布楚条约》的法律效力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如果说这个条约割让了土地，那也是中国割给了沙俄，而不是沙俄割给了中国。明朝政府在整个黑龙江流域一共设置了三百八

① “该书”第 30 页。

②⑤ “该书”第 55 页。

③④ “该书”第 40 页。

⑥ H. Я. 比丘林：《中华帝国通志》，1910 年，北京版，第 2 部，第 138 页。

⑦ 同上书，《序言》，第 10 页。

十四卫和若干所、站及地面，统属于奴儿干都司^①。其中在额尔古纳河以西地区曾设置了斡难河卫(鄂嫩河流域)、罕麻卫(注入额尔古纳河左侧的哈马尔河附近)，以及沿额尔古纳河两岸地区的哈喇孩、占賁河、坚河、安河等卫。马克也承认，额尔古纳河以西“外贝加尔”本来是“中国领土”，“现在已经是俄国领土”^②。这一地区无疑在明朝仍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只是根据尼布楚条约，清政府才让给了沙俄。马克在松花江口稍下不远的一个岛屿上，曾到过菟里卫村。这个村庄就是明朝正统以后所设置的所力(菟里)卫的所在地，也是扫邻狗站的所在地^③。在这个岛屿北面的黑龙江左岸是清朝所设的徐尔固噶珊。所力、菟里、扫邻、徐尔，都是同名的音变。徐尔固，满语为大水旋涡的地方，也就是现在苏联的列宁斯科耶。马克跑到菟里卫村，这在当时对黑龙江流域“一无所知”的俄国人来说，也是一个新发现。不过现在对“新土地发现者”顶礼膜拜的新沙皇们不敢夸耀而已。由此可见，那种黑龙江流域“没有划入明朝和清朝的版图”的谬论是不值一驳的。

第二，“中国政府自古以来就管辖着阿穆尔河两岸。”

从马克《黑龙江旅行记》中可以看出，清朝政府继明朝之后继续对黑龙江流域行使管辖，设官镇守，征兵编旗，驻防巡边。据马克供称：整个黑龙江流域分别归属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管辖。黑龙江将军从前驻在瑗琿，后迁至齐齐哈尔，瑗琿由他的助手副都统镇守，统辖黑龙江与松花江汇流处以上的黑龙江流域。松花江口以下的黑龙江流域归吉林将军管辖，吉林将军驻守吉林霍通。马克航行至位于格林河口以上二十俄里的奇音夏村^④，见到了“满

① 《皇明从信录》第11卷，另见《明史》第39卷。

② “该书”第46页。

③ 参看《明太宗实录》第47卷，《明史》第89卷。

④ 奇音夏(Чиемка)村，该书附图标为(Чиемка)，[美]查尔斯·弗维尔《西伯利亚之行》谓次扬卡，即《吉林通志》记载的璇噶珊(卷17)，今天的苏联地图称为奇音基(Ченки)。

洲官员的公廨”(衙门),俗称“官房子”^①,了解到“这位官员住在这个村庄里,但现在赴松花江畔某城述职去了。”^②这个“某城”就是三姓副都统驻守的依兰哈拉(三姓)城。这位官员就是三姓副都统派驻此地管理黑龙江下游行政事务的。

黑龙江流域的基层组织有两种形式:清政府将黑龙江中上游的居民编入驻防八旗和布特哈(打牲部落)八旗;在黑龙江下游,除挑选人丁编入驻防八旗外,皆设姓长(哈拉达)、乡长(噶珊达)分户管辖^③。据马克记述:“玛涅格尔(即鄂温克——译者)男人从出生到二十岁,列为未成年(西丹),不缴贡税,不服兵役。从二十岁起缴纳人头税(实物税),而且一经政府征召,便立即编入八旗。”“玛涅格尔人由在他们当中推举出来的头人管辖;此外,玛涅格尔人那里还有一名上司从头人当中指派的官员,他驻扎在库马拉河畔距河口不远的地方,官衔是‘章京’(他的帽子上缀一颗天蓝色的玻璃顶子)。这个官员手下有数名领催(拨什库)和一名官吏(哈番),协助他办理事务。”^④毫无疑问,这个“章京”指的是佐领,办事机构就是呼玛佐领衙门。当然象这样的衙门不止一个,不过马克没有看到罢了。至于说到在黑龙江下游所设的“噶珊”,马克所记更是屡见不鲜的。其中较大的有:查克津(Сахачи)、乌克索米(Уксеми)、绰拉剔(Чолочи)、萨尔古(Салку)、富达里(Холади)、巴哈里(Пахале)、库拉古(Кульку)、优克特(Нюнгню)、阿集(Аджи)、德楞(Дырень)、扎伊(Джай)、奇集(Кизи)等等^⑤。到底这里有没有清朝政权机构?上述衙门和以满语或赫哲语命名的“噶珊”,就是历史的最好见证。

① 西清:《黑龙江外纪》。

② “该书”第201页。

③ 《清文献通考》,第221页。

④ “该书”第81页。

⑤ 上述噶珊皆见《吉林通志》,第17卷。

《黑龙江旅行记》不仅记载行政机构的设置，而且还大量记载设卡巡边的情况。仅马克见到的驻防卡伦就有呼玛(库马拉)、乌鲁苏穆丹、大黑河、将军屯、图勒密下边的村落等五处。这些卡伦的任务，根据马克的记载，可以归纳为：(1) 巡边，驻防八旗官兵一年一度都从瑗琿城沿黑龙江上溯至格尔必齐河，巡视边界；(2) 捕捉逃犯，特别是从尼布楚各矿场逃来的逃犯；(3) 监视当地居民的活动；(4) 验看过往商人的护照。不仅如此，上自瑗琿副都统，下至驻防官兵，都在履行他们的职务，行使管辖权力。马克等人每到一处，都被满洲驻防军检查盘问，他们也曾在瑗琿被变相长时间拘留过。马克也不得不向瑗琿副都统表示：“身在异国，我将在各方面都服从这个国家的法律。”^① 马克这句话是言不由衷的，他航行黑龙江的这一侵略行为本身就是对清朝法律的践踏，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不过马克的记述和他的保证，对今天美化老沙皇侵略行径的辩护士们，不啻是当头浇了一瓢冷水。因为马克早已供认，这里有清朝政权机构：

第三，“久远以来，满洲官员每年都……向边疆居民征收赋税”。

我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迄至清代，在我国东北边疆有“居住年久”^②的汉、满、蒙、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费雅喀等族。在这些民族中，汉族和满族的人口密度最大^③。从马克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居住的稠密地区是在瑗琿上下的黑龙江两岸。尤其是满族，从额尔古纳河畔直至黑龙江下游，他们的房舍和村庄散布沿岸各处，满族商人“其足迹遍布沿岸各村”^④。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中，沿岸各族居民有着悠

① “该书”第 279 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 12 卷。

③ 比丘林：《中华帝国通志》，第 2 部第 151 页载，1812 年以前东北三省汉人总数为 1,129,430 人，满人总数为 450,000 人。

④ “该书”第 221 页。

久而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满族的发展和清朝政权的建立，则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关系，给予其他居民以深刻影响。

在政治上，据马克供称：“久远以来，满洲官员每年都是从松花江来到阿穆尔河，沿河而下，向边疆居民征收赋税，直至基立亚克（即费雅喀——译者）的地区。……满洲官员这种一年一度的巡行，不能不对松花江口以下的阿穆尔河两岸地区发生作用。由于满洲官员的影响，居民的整个生活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①。恩格斯指出：“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②。清朝政府在黑龙江流域设官收税，就是这种“经济力量”的体现。在黑龙江上游，清朝政府的征税地点是在瑗珲和呼玛河口。马克在奎库堪就亲眼看到去呼玛河口向满洲官员缴纳毛皮税回来的玛涅格尔人。在黑龙江下游，清政府的收税地点，先是设在普祿乡，次移奇集，再移德楞，后又移至雅扎河口等处。马克“考察”黑龙江时，正是清朝政府在雅扎河口设有临时官署，向黑龙江下游居民征收赋税。这个地点，在伯力以下八百余里，阿集以上三百余里的谟尔奇对岸，史书上称为“赏乌绫木城”^③。在此，马克了解到“满洲官员在夏末前来这里向居民征收实物税”，亲眼见到“官员驻扎的房子”，没有见到官员，因为“官员已到别处征税去了。”^④在他继续下航时，遇到居住在黑龙江口附近屈村的费雅喀人的船只前往雅扎河口，“指望在那里见到满洲官员，向他们贡献方物”^⑤。马克的上述自白，证实了黑龙江流域居民“以丰貂之产，岁时献纳”^⑥的历史记载。可见，黑龙江流域各族居民是受清政府管辖，是向清政府纳税的。

① “该书”第 13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 4 卷，第 486 页。

③ 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卷上；《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辽海丛书本）。

④ “该书”第 223 页。

⑤ “该书”第 209 页。

⑥ 《清文献通考》第 271 卷輿地三。

在经济上，仅就黑龙江流域的边疆居民和内地满汉商人的贸易往来关系而言，范围甚广，影响很深。据马克供称：“通过阿穆尔河沿岸居民的中介，中国商品远销到阿穆尔河的各条支流地区、阿穆尔河流域，甚至到达居住在海滨的基立亚克人那里。”这种贸易往来，除集市贸易外，还有“贸易旅行”。一方面，满汉商人到黑龙江两岸做贸易旅行，即象马克所说的那样：“汉族和满汉商人从这个城市（指三姓），更多的是从松花江畔的其它城市出发，来到阿穆尔河，运来中国工业商品和松花江沿岸地区的某些商品。夏秋两季，这些商人的数量相当多的船只，满载货物往来于阿穆尔河中游和部分下游地区”^①；另一方面，黑龙江流域的边疆居民向内地做贸易旅行，如“一些满珲人、基立亚克人和阿穆尔河沿岸的果尔特（即赫哲——译者）人，每年自己也做商业旅行”，“他们乘船先沿阿穆尔河，然后沿松花江溯江而上，通常不越过依兰哈拉城，他们在这个城市落脚，并用他们运来的毛皮和其它商品交换足供他们一年消费的粮食和奢侈品”^②。这些事实足以揭穿所谓“这些地方在经济上与清朝中国没有联系”的谎言。

在文化上，从马克《黑龙江旅行记》中可以看出，黑龙江流域的各少数民族，受中国内地特别是满族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例如，毕拉尔人“在风俗习惯和服饰上”，“同自己的西部邻居满族人最相接近”^③；玛涅格人“在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上”，受满族的影响也很大，“愈靠库马拉河上游，满人和达斡尔人对他们的影响愈加显著”^④，他们的“衣着里面有许多东西是从满人那里学来的”，“具有明显的满族成份”^⑤。同时，也正象马克所说的那样：“受满族影响的痕迹，不仅见之于这里居民的风俗习惯和服饰，而且还见之于他

①② “该书”第 137 页。

③ “该书”第 110 页。

④ “该书”第 98 页。

⑤ “该书”第 71 页。

们的语言，特别在临近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一带。这种影响迄今造成的结果如此之大，以至在许多情况下很难把外来语言和固有语言区别开来。”^①

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黑龙江流域是“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俄国的对华贸易》）这一科学结论，是永远也推翻不了的！

当沙皇俄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割地丧权的《璦琿条约》之后不久，马克思就指出：“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②。恩格斯也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③。黑龙江流域是中国的领土，只是沙皇俄国通过《璦琿条约》才从中国手中强夺去的。这一历史事实，是铁证如山，不容抵赖的！

可是，苏修叛徒集团却诡称：“黑龙江流域历史上是一块无人烟的空白区，……历史属于俄国，中国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没有到过这个地方。”^④这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强盗逻辑；这里使我们想到我国古代《列子》一书中的“齐人攫金”的寓言故事。说的是，从前齐国有一个很想得到金子的人，他走到卖金子的地方，抢了金子便往回走。官吏逮住审问：“人们都在这里，你怎么就抢起人家的金子来了？”这个抢金子的人回答说：“我抢金子的时候眼里只看到金子，根本没有看到人呀！”新老沙皇就是上述抢金子一类的不知天下有羞耻事的蠢无赖。老沙皇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大片领土时，没有看见中国人，只看见这块地方，因此自命为“新土地发

① “该书”第 137 页。

②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 2 卷第 34 页。

③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 2 卷第 37 页。

④ 见苏联政府 1969 年 6 月 13 日声明。

现者”。现在苏修新沙皇的辩护士们在大翻历史资料为其主子辩护时，对象马克的《黑龙江旅行记》一类的自白书视而不见，却一头拜倒在老沙皇的脚下，只翻看所谓“新土地发现者”一类全盘伪造历史的谎言。新沙皇为老沙皇的侵华罪行翻案，暴露了贯穿两代王朝对外侵略扩张的一条黑线。老沙皇和新沙皇的不同之点是新沙皇侵略扩张的胃口更大，手伸得更长！

历史是无情的。老沙皇已经被赶下历史舞台，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新沙皇也绝不会有好下场！

目 录

序 言	3
第一章 从伊尔库次克到阿尔巴津的路程	9
第二章 从阿尔巴津到阿穆尔河在兴安岭出口处的航行	99
第三章 从兴安岭到马林斯克哨所的航行	179
第四章 从马林斯克哨所返回瑗琿城的路程	314
第五章 在瑗琿城的逗留和返回伊尔库次克市	392
原书附录 通古斯语汇表	450
附录一 阿穆尔河志	477
附录二 一、人名译名对照表	483
二、地名译名对照表	485
三、民族名译名对照表	494
译后记	495

